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宋代历史演义

(二)

〔民国〕蔡东藩撰著

目摇摇录

- 第十九回摇 报宿怨故王索命
讨乱党宦寺典兵 员
- 第二十回摇 伐西夏五路出师
立新皇百官入贺 怨
- 第二十一回摇 康保裔血战亡身
雷有终火攻平匪 员
- 第二十二回摇 收番部叛王中计
纳忠谏御驾亲征 圆
- 第二十三回摇 澶州城蹉商和约
承天门伪降帛书 猿
- 第二十四回摇 孙待制空言阻西幸
刘美人徼宠继中宫 源
- 第二十五回摇 留遗恨王旦病终
坐株连寇准遭贬 缘
- 第二十六回摇 王沂公劾奸除首恶
鲁参政挽辇进忠言 缘
- 第二十七回摇 刘太后极乐归天
郭正宫因争失位 远
- 第二十八回摇 萧耨斤挟权弑主母
赵元昊僭号寇边疆 苑
- 第二十九回摇 中虜计任福战歿
奉使命富弼辞行 愿

第三十回	争和约折服契丹 除敌臣收降元昊	怨园
第三十一回	明副使力破叛徒 曹皇后智平逆贼	怨愿
第三十二回	狄青夜夺昆仑关 包拯出知开封府	员苑
第三十三回	立储贰入承大统 释嫌疑准请撤帘	员远
第三十四回	争濮议聚讼盈廷 传颖王长男主器	员原
第三十五回	神宗误用王安石 种谔诱降崑名山	员颀
第三十六回	议新法创设条例司 谏疑狱狡脱谋夫案	员园

第十九回 报宿怨故王索命 讨乱党宦寺典兵

摇摇却说耶律休哥右臂受伤，正在危急的时候，幸帐下亲卒，死命与宋军相搏，才得放走休哥。休哥乘马先遁，余众亦顿时散走。俟李继隆闻报，渡河助战，天色已经大明，敌兵不剩一人，继隆大喜，与继伦相见，很是叹服，至两下告别，继隆得安安稳稳地押着粮饷，运至威虏军交讫。这且按下。尹继伦因功受赏，得领长州刺史，仍兼都巡检使。契丹自是不敢深入，平居尝相戒道：“当避黑面大王。”就是耶律休哥也不敢再来问津了。

越年，太宗又下诏改元，号为淳化。赵普上表辞职，太宗不许，表至三上，乃出普为西京留守，仍授太保兼中书令。原来太宗再相赵普，本为安置吕蒙正起见，普亦渐窥上意，不愿久任。且因李继捧还镇夏州，非但不能抚弟，反与继迁同谋，尝为边患，时论多谓：“纵兕出柙，由普主义。”普心愈不自安，遂称病乞休。至西京留守的诏命下来，普尚三表恳让，太宗就赐手谕道：“开国旧勋，只卿一人，不同他等。无至固让，俟首途有日，当就第与卿为别。”普捧谕涕泣，乃入朝请对，赐坐左侧，颇谈及国家事。太宗频频点首，逾时始退。普将启行，太宗亲幸普第，握手叙别。及淳化二年春日，普以年老多病，令留守通判刘昌言奉表到京，哀求致仕，乞赐骸骨。太宗遣中使驰传抚问，授普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俸，且命养疾就痊，再行赴阙相见。普感激涕零，因复力疾办公，勉图报效。怎奈衰驱尚可支持，冤累偏来缠绕，每夜梦魇，往往呼着太后娘娘及秦王殿下，或断断忿争或哀哀乞免。至左右唤他醒来，他尚

讳莫如深 ,未肯明言 ,及朦胧睡去 ,又呼号如故。自是精神恍惚 ,梦寐不安 ,恹恹间形尪食少 ,卧病不起。每一交睫 ,即见秦王廷美坐着床侧 ,向他索命 ,他无法可施 ,只得延请羽流 ,设醮诵经 ,上章禳谢。羽流问为何事 ? 他又不便与说 ,开着眼想了一会 ,就从枕上跃起 ,索了纸笔 ,手书数语道 :

摇摇情关母子 ,弟及自出于人谋 ;计协臣民 ,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崇 ,遽逞强阳 ,瞰臣血气之衰 ,肆彼魔呵之厉。信周祝霾魂于鸩诉 ,何普巫雪魄于雉经。倘合帝心 ,诛既不诬管蔡 ;幸原臣死 ,事堪永谢朱均。仰告穹苍 ,无任祈向 !

书就后 ,未署自己姓名 ,亲加密缄 ,令羽流向空焚祷。羽流即遵命持焚 ,火方及函 ,不意一阵狂风 ,吹入法坛 ,将封章刮起空中 ,疾风而去。诸人不胜惊异。嗣有人过朱雀门 ,拾得一函 ,两旁似被火烧焦 ,中间尚是完固。拆开一瞧 ,乃是赵普祷告上天的表章 ,字迹依然存在 ,丝毫不曾毁去。且见他词句清新 ,情意斐然 ,不由的爱不忍释 ,遂信口记诵。念到烂熟 ,传诸友人 ,于是一传十 ,十传百 ,把这一篇祷告文 ,视作圣经贤传一般 ,大半耳熟能详。连小子今日 ,尚可隶述简中 ,作为谈助 ,这便是欲盖弥彰 ,无微不显呢。

赵普因祷告无灵 ,病日加重 ,再解所宝双鱼犀带 ,遣亲吏甄潜诣上请太平宫醮谢。道士姜道元 ,为普扶乩 ,乞求神语 ,但见乩笔写着道 :“赵普系开国元勋 ,可奈冤累相牵 ,不能再避。”姜又叩问道 :“冤累为谁 ?”乩笔又绘一巨牌 ,牌上乱书数字 ,多不可识 ,只牌末有一火字。姜不能解 ,转告甄潜 ,令返报

普。普太息道：“此必是秦王廷美无疑。但渠与卢多逊勾结，事露返祸，咎岂在我？不知他何故崇我呢？”言已，涕泪不止，是夕竟卒，年七十一。讣达殿廷，太宗很是震悼，语近臣道：“普事先帝，与朕故交，能断大事。向与朕尝有不足，尔等应亦深知。但自朕君临以来，他颇为朕效忠，好算得一个社稷臣，今闻溘逝，殊为可悲！”因辍朝五日，为出次发哀，赠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谥忠献。太宗亲撰神道碑铭，作八分书以为赐，并遣右谏议大夫范杲摄鸿胪卿，护理丧理，赠绢布各五百匹，米面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设卤簿，鼓吹如仪。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太祖尝劝以读书，乃手不释卷。及入居相位，每当退食余闲，辄阖户读书，次日临政，取决如流。及病假，家人检点遗书，藏有一篋，启视篋中，并无异物，只有书籍两本。看官道是何书？乃是《论语》二十篇。普平时亦尝对太宗道：“臣有《论语》一部，半部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太宗亦很为嘉叹。又普善强谏，太祖尝怒扯奏牍，掷弃地上。普颜色不变，跪拾以归，越日，复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卒得太祖感悟，如言施行。太宗信用佞臣弭德超，疏斥曹彬。普力为曹彬辩诬，挽回主意，德超窜谪，彬官如旧，惟廷美冤狱，实由普一人构成，时论以此少普。普有子数人，承宗为羽林大将军，出知潭、郢二州，颇有政声，承煦为成州团练使。又有二女皆及笄，矢志不嫁，及送父归葬，自请为尼。太宗婉谕再三，终不能夺，乃赐长女名志愿，号智果大师，次女名志英，号智圆大师。两女遂自建家庵，奉佛终身。真宗咸平初年，复追封普为韩王。话休叙烦。

且说普罢相后，用张齐贤、陈恕、王沔为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副使。沔聪察敏辩，首相吕蒙正尝倚以为

重,但沔太苛刻,未免与同僚龃龉。张齐贤、陈恕与沔不和,互相疑忌。太宗罢沔、恕官,并及蒙正,即任李昉、张齐贤为同平章事,贾黄中、李沆为参知政事。嗣又思吕端参政。未几又罢张齐贤,仍用吕蒙正。蒙正河南人,父名龟图,曾任起居郎。平素多内宠,与妻刘氏不睦,甚至出妻逐子。蒙正流栖古寺,尝被僧徒揶揄。寺中故例,每饭必敲钟,僧众以蒙正寄食,不欲与餐,已饭乃击钟。所以“饭后钟”三字,便是蒙正落魄的古典。至蒙正贵显,未尝报怨,反厚给寺僧。又迎父母就养,同堂异室,侍奉极诚。父母相继谢世,蒙正服阕,得入为参政。有朝士指而议道:“比子亦得参政么?”蒙正佯为不闻,从容趋过。同列不能平,欲究诘朝士姓名,蒙正遽摇手禁止道:“不必不必。若一知姓名,便终身不能忘,还是不知的好。”同列相率叹服。及擢登相位,守正不阿,有僚谓藏一古镜,拟献与蒙正,自言能照二百里。蒙正笑道:“我面不过楮子大。何用照二百里呢?”遂固辞不受。平居辄储一夹袋,无论大小官吏,进谒时必详问才学,书藏袋中,及朝廷用人,即从袋中取阅,按才奏荐,所以用无不宜。太宗每有志北伐,蒙正谏阻道:“隋唐数十年中,四征辽碣,民不堪命。隋炀帝全军覆没,唐太宗自运土木攻城,终归无效,可见治国大要,总在内修政事。内政修明,远人自然来归,便足致安静了。”太宗颌首称善。因此蒙正为相,不闻劳师。

惟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乱,免不得调兵遣将,西向行军。原来青城系西蜀属县。蜀为宋灭,府库所积,悉运汴京,官吏治蜀,喜尚功利,往往额外征求,苛扰民间。青城县令齐元振,性尤贪婪,专务敲剥。百姓怨声载道,恨入骨髓。土豪王小波,乘机纠众,揭竿作乱。尝对众语道:“贫的贫,富的

富,很不均平,令人痛恨!我今日起事,并不想争城夺地,无非欲均平贫富呢。”贫民听到此语,越觉欢迎,不到数日,集众至万人,遂攻入县城,捉住齐元振,擗斥罪状,把他剖腹挖出心肝肚肠,用钱盛入,且绑尸门外,揭示罪名。自是旁掠彭山,所在响应。西川都巡检使张圯,调众往讨,与战江原,射中小波左目,乱党败走。张圯得胜而骄,夜不戒备,谁知被小波袭击,一阵乱捣,杀死官兵无数,圯亦遇害。小波因目痛加剧,也竟毙命。乱党更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寇掠州县,陷邛州永康军,时有众数十万,越年,转陷汉彭诸州,乘胜攻成都。转运使樊知古、知府郭载及官属出奔梓州,李顺遂入据城中,僭号大蜀王。并遣党四出骚扰,两川大震。

是时李昉、贾黄中、李沆、温仲舒,均已免职,改用苏易简、赵昌言参知政事。太宗因蜀乱甚炽,召集廷臣,特开会议。或请派遣大臣入川抚谕,太宗颇也许可。昌言独毅然道:“潢池小丑,敢行弄兵,若非遣师急讨,如何整肃天威?且恐滋蔓难图,更宜从速进剿。”太宗乃命宦官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率兵西行,雷有终为陕路转运使,管理饷务,继恩等尚未到蜀,李顺已遣党徒杨广率全数万,进逼剑门。都监上官正只有疲卒数百人,由正勉以忠义,登陴固守。杨广围攻三日,均被矢石击退。会成都监军宿翰,引兵来援,与杨广搏斗城下。正领数百骑出城,大呼杀贼,自己挺刃当先,往来击刺,锐不可当,贼众披靡。由官军前后夹攻,斩馘几尽,只剩残党三百人,奔还成都。李顺怒责杨广,说他挫损锐气,绑出斩首,又将三百人一律杀死,贼众多半不服,渐渐内溃。顺再遣众攻剑门,那时王继恩已从剑门驰入,长驱至研石寨,杀退贼众,斩首五百级。逐北过青疆岭,平剑州,进攻柳池泽,又大破贼众。李顺闻北

路失败，拟向西路进攻，遂驱众围梓州。知梓州张雍初闻王小波作乱，即募练士卒，为城守计，一面修城凿濠，备粮缮械，专待贼党到来。果然贼众大至，差不多有十余万，猛扑城濠。雍率练兵三千人，悉力守御，无隙可乘，相持至两月有余，贼众已是疲敝，守卒尚有余勇。又由王继恩遣将赴援，李顺知不能下，因此退去。未几，王继恩连败贼党，直捣成都。李顺尚有众十万。开城搦战，被官军一场鏖斗，杀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顺人城死守，经官军昼夜环攻，四面缘梯，冒险登城，城遂攻破。顺尚率军巷战，被官军奋力兜拿，将顺擒住，斩首三万级，遂复成都。顺解陕伏法。

还有贼党张余，溃出城外，收集残众，复攻陷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开州监军秦傅序战死，川境复震。王继恩奏捷汴都，中书叙功论赏，拟任继恩为宣徽使，太宗道：“朕读前代史，宦官预政，最干国纪；就是我朝开国，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且严禁干预政治，今欲擢继恩为宣徽使，宣徽即参政初基，怎可行得？”参政赵昌言、苏易简等又上言：“继恩平寇，立有大功，非此不足酬庸。”太宗怒道：“太祖定例，何人敢违，”遂命学士张洎、钱若水别议官名，并立一个宣政使名目，赏给继恩，进领顺州路防御使。继恩手握重兵，久留城都，专务宴饮。每一出游，前呼后拥，音乐杂奏，骑士左执博局，右执棋枰，镇日荒戏，恣行无忌。仆使辈骄盈横暴，淫妇女，掠玉帛，任所欲为。州县遣人乞救，置诸不理。贼目张余，势焰大张，比李顺尤为猖獗。事为太宗所闻，亟命同知司事张咏出知益州。益州就是成都府，因李顺乱后，降府为州。咏即至蜀，邀集上官正、宿翰等晓他大义，正与翰甚为感动，誓扫余贼。乃即日出师。临行时，咏又举酒相饯，遍及军校，涕泣与

语道：“尔辈受国厚恩，此行得荡平丑类，朝廷自有旌赏。若劳师旷日，坐误戎机，就使归还此地，亦不能相贷，恐也难免一死哩！”军校唯唯而去。咏复亲自下乡，晓谕百姓，各安生业，毋得从盗。且传语道：“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我化贼为民，可好么？”又探得城中屯兵尚有三万人，无半月粮，民间旧苦盐贵，仓廩却有余积。乃采盐至城，令民得用米易盐。不到一月，得米数十万斛，兵民咸安。并礼士举贤，理刑恤狱，遐迩讴歌，益州大治。上官正、宿翰等用兵屡捷，所失州县次第克复。张余退走嘉州，被官军中途追及，一鼓擒来，蜀寇乃平。太宗即召王继恩还都，留雷有终、上官正为两川招安使，并下诏罪己，自言：“委任非人，致有此乱，此后当慎用官吏，与民更始”云云，由是蜀民大悦。小子有诗咏道：

掖庭贱役任檀车，纵有微功宁足夸？
幸得一麾循吏去，两川士庶始无哗！

蜀事就绪，西夏又复入寇，待小子下回再表。

摇摇宋初功臣，不止一普，而普之功力最大。即其挂人清议亦最多：陈桥之变，普尝典谋，为太祖成不忠不义之名者，普也；廷美之狱，普实主义，为太宗成不孝不友之名者，亦普也。夫陈桥受禅，隐关气运，定策佐命者实繁有徒，尚得以天与人归为解；廷美之狱，太宗犹畏人言，普乃谓太祖已误，陛下不容再误，而大狱遂由是构成。试问前日金匱之盟，谁为署尾？如以兄终弟及为非，何不谏阻于先，而顾忍背盟于后

耶？及普之临歿，冤累相隨，正史稗乘中，俱敘述及之，此虽未足尽信，然即幻見真，无冤不報，安在其全出子虛乎？二女为尼，未始非由激而成。本回独詳叙普之死，所以揭陰私，垂炯戒也。彼夫西蜀之乱，宿將尚多，乃独任閹人為將，吾不知太宗是何居心？幸乱民烏合，尚易蕩平，否則不蹈唐季覆轍者几希矣。至叙功論賞，乃反斤斤于一字之辨，改宣徽为宣政，夫宣徽不可，宣政其可乎？厥后童貫、梁師成之禍，實自此貽之。法之不可輕弛也，固如此哉！

第二回 摇摇伐西夏五路出师 立新皇百官入贺

摇摇却说李继捧还镇夏州，不到数月，即上言继迁悔过，情愿投诚，太宗遂任继迁为银州刺史。其实继迁并无降意，不过借此休息，为集众计。过了一年，即招继捧叛宋，约同寇边。继捧不从，继迁反进攻继捧。亏得继捧有备，将他击败，流矢中继迁身上，继迁飞马遁去。嗣复入寇夏州，继捧上表乞师，太宗遣翟守素往援，复为继迁侦悉，恐势不能敌，又与继捧讲和，令代为谢罪。继捧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物，又替继迁上书宋廷，只说是：“决计归款，誓改前非。”有诏授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姓赵，名保吉，并用他子德明为管内蕃落使行军司马。既而继迁又胁诱继捧，令降服契丹，可封王爵。继捧也觉心动，复告继迁，词涉模棱。继迁即向契丹代请，果得契丹封册，命继捧为西平王。转运副使郑文宝，闻继迁狡诈，设法预防。查得银夏一带，旧有盐地，每岁产盐颇巨，继迁得收为己利。文宝令归官卖，不得私占。继迁失一利源，甚是愤恨，遂率边人四十二族，寇掠环州，大为边害。嗣又欲徙绥州民至平夏。部将高文晔等不愿转徙，反抗继迁，竟将继迁逐去。继迁复纠领部众，入攻堡砦，掠居民，焚积聚，进寇灵州。太宗闻继迁兄弟，同谋叛逆，立命李继隆为河西都部署，调兵往征。继隆奉命，即带领数千骑，向夏州进发。继捧闻继隆且至，先挈母妻子女屯营郊外，且上言与继迁解怨，献马五十匹，乞即罢兵！太宗览奏微笑道：“两竖反复无常，朕岂常受他诳么？”当下遣中使传谕继隆，令即进师，且授以密计。继隆遂贻书继捧，相约会师，往讨继迁，一面又与继迁书，令同讨继捧。继迁竟夜袭继

捧营 ,继捧方寝 ,不意继迁杀至 ,忙从帐后逃出 ,子身还城。指挥使赵光嗣 ,诱继捧入别室 ,把他禁锢起来 ,用兵守着 ,当即开城迎继隆军。继隆入城 ,即将继捧羁入囚车 ,押送京师。又率军往讨继迁 ,继迁遁去。继捧到汴 ,待罪阙廷 ,由太宗诘责数四 ,继捧叩道谢罪。有诏特赦 ,授右千牛卫上将军 ,封宥罪侯 ,赐第都中 ,并削赵保吉姓名 ,隳夏州城 ,迁民居至绥银 ,飭兵固守。

继迁又献马谢罪 ,并遣弟延信入覲 ,把那违叛事情 ,尽推在继捧身上。太宗却温言慰谕 ,抚赆甚厚 ,复遣内侍张崇贵招谕继迁 ,并赐茶药器币衣物。淳化五年冬季 ,复命于次年改元至道 ,至道元年 ,继迁遣押牙张浦 ,贡献良马、橐驼。适卫士校射后圃 ,太宗令张浦往观 ,卫士皆拓两石弓 ,且有余力。射毕 ,太宗问浦道 :“你看我朝卫士 ,艺力如何 ?”浦又答道 :“统是矫矫虎臣。”太宗复道 :“羌人敢对敌否 ?”浦又答道 :“羌部弓弱矢短 ,但见这长大人物 ,已是畏避不遑 ,还敢出来对敌么 ?”太宗大喜 ,遂命浦为郑州团练使 ,留居京师 ,另遣使持诏拜继迁鄜州节度使。继迁佯不敢受 ,上表固辞。且言 :“郑文宝诱他部属 ,屡加逼迫。”太宗为弛监禁 ,且贬文宝为蓝山令。看官 !你想这刁狡万分的李继迁 ,威不足惩 ,恩不足劝 ,怎肯为这区区羁縻 ,甘心降服 ?静养了好几月 ,竟率千骑攻清远军。幸守将张延预先戒备 ,设伏要路 ,一俟继迁兵到 ,即发伏出击 ,杀死敌骑三五百名 ,继迁慌忙遁去。

越年 ,太宗命洛苑使白守荣等护送刍粟四十万 ,出赴灵州 ,囑令辘重分作三队 ,丁夫持弓箭自卫。士卒布着方阵 ,步步为营 ,遇敌乃战 ,才可无失。复令会州观察使田绍斌 ,率兵援应 ,谁知守荣不遵谕旨 ,并作一运 ,绍斌也未尝往援 ,辘重到

了浦洛河,竟被继迁邀击,军士逃命要紧,还管什么粮饷,那四十万刍粟,被继迁部下抢掠一空。太宗闻报,拿问守荣、绍斌,按律治罪,即命李继隆为环庆州都部署,再讨继迁。

会值四方馆使曹璨,自河西还汴,上言:“继迁率众万余,围攻灵武,城中上书告急,偏使人被继迁捉去,因此消息隔绝,请速发兵救解,方保无虞。”太宗又下枢臣复议。时吕蒙正又罢相,用参政吕端继任。端请分道出师,由麟府、鄜延、环庆三道,会攻平夏,直捣继迁巢穴,不怕继迁不还顾根本,灵武自可解围。太宗也以为是,但主张五路出师,与吕端大同小异。或言时将盛暑,兵士涉旱海,无水泉,沿途饥渴劳顿,不能无失,还不如缓日出师。太宗怒道:“寇犯边境,畏暑不救,若寇入内地,难道也听他进来么?况现当孟夏,时尚清和,不速发兵,更待何时?”乃诏令李继隆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府,五路进讨,直趋平夏。继隆以环州道迂,拟从清冈峡出师,较为便捷,遂遣继和驰奏,自率部兵万人,径从清冈峡出发,太宗得继隆奏板,召见继和,厉声呵责道:“汝兄不遵朕言,必致败事。朕嘱他出发环州,无非因灵武相近,欲令继迁闻风解围,驰还平夏。汝速回去,与汝兄说明朕意,毋得违旨获罪!”继和奉旨亟返,那时继隆已去得远了。

继隆出清冈峡,与丁罕合兵,续行十日,不见一敌,竟引军回来。张守恩与敌相遇,不战即走。独范廷召与王超两军行至乌白池,遥见敌兵蜂拥前来,超语廷召道:“敌势甚锐,我军宜各守营寨,坚壁勿动,免为所乘。”廷召应诺,遂彼此依险立营,饬军士不准妄动,遇有敌兵,只准射箭,不准出战。约过了一时,继迁督众到来,左右分攻,均被射回,相持至一昼夜。超

子德用,年方十七,随父从军。入禀父前道:“敌兵虽盛,不甚整齐,儿愿出营一战。”超怒道:“你敢违我军令么?”德用道:“儿非有意违命,但我不出战,他未肯退。此地转饷艰难,不应久持,还是杀将出去,把他一鼓击退,我等方可从容班师。”超沈吟半晌,方道:“且再待半日,俟他锐气少衰,才可得利。”德用乃待至日昃,请得军令,挺身杀出,继迁倒也一惊,嗣见先驱为一少年,欺他轻躁,率即分兵两翼,来围德用。德用执着一枝银枪,盘旋飞舞,枪锋所至,无不倒毙,继迁方觉得是个劲敌,率锐与搏,哪知王超又来接应,还有廷召营中,亦发兵夹至,眼见得继迁不支,向北遁去。德用驱军追赶,行至中途,继迁又回军再战,三战三北,方麾众远飏,王超鸣金收军,德用乃回。次日还师,德用道:“归师遇险必乱,应整饬军行,休为虏袭。”超与廷召,均以为然,乃令德用开道,所经险阻,侦而后进。且下令军中道:“乱行者斩!”全军肃然。继迁本预遣轻骑,散伏要途,乃见宋军严阵而归,才不敢逼。王超、范廷召两军,退回汛地,没甚死伤。

只继迁抗命如故,太宗再议往征。可奈历数将终,皇躬不豫,免不得舍外图内,筹及国本问题。先是,至道改元,适开宝皇后宋氏崩,太宗不成服,连群臣亦不令临丧。翰林学士王禹偁代为不平,尝对同僚语道:“后尝母仪天下,应遵用旧礼为是。”太宗闻知此语,说他谤上不敬,谪知滁州。会廷臣冯拯等疏请立储,太宗又斥他多事,贬置岭南。嗣是宫禁中事,无人敢言。寇准因抗直遭谗,出知青州,嗣复由青州召还。正当太宗足疾,褰衣示准道:“朕年衰多疾,今又病足,奈何?”寇准道:“臣非奉诏命,不敢到京。既已到此,窃有一言上达陛下,幸陛下采纳!”太宗问是何言?寇准遂说出“立储”二字。太

宗道：“卿试视朕诸子中，何人足付神器？”准答道：“陛下为天下择君，不应谋及近臣，尤不应谋及妇人中官。总求宸衷独断，简择得宜，就可付托无忧了。”太宗俯首细思。想了好一歇，乃屏去左右，密语寇准道：“襄王可好么？”准又答道：“知子莫若父，圣意既以为可，请即决定。”太宗点首称善。原来太宗长子元佐，病狂致废，次子就是元侃，与元佐同母所生，端拱元年，受封襄王，嗣复晋封寿王。自寇准奏对后，太宗已决计立储，遂于至道元年八月，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为恒，大赦天下。太子既立，庙见还宫，都下士民，遮道欢呼，齐称他是少年天子。太宗闻知，反滋不悦，召寇准入见，与语道：“人心遽属太子，将置我何地？”准再拜称贺道：“这是社稷的幸福呢！”太宗不觉感悟，入语后嫔，都相率称庆。太宗益喜，复出赐准饮，尽欢乃罢。诏命李沆、李至并兼太子宾客，并嘱太子以师傅礼事二李。太子每见二人，必先下拜。沆与至上表辞谢，太宗不许，手谕二李道：

摇摇朕旁稽古训，肇建承华，用选端良，资于辅导。
藉卿夙望，委以护调，盖将勛以谦冲，故乃异其礼数。
勿饰当仁之让，副予知子之心！特此手谕。

二李复相偕入谢，太宗又面谕道：“太子贤明仁孝，足固国本。卿等可尽心规诲，有善应劝，有过应规。至若礼乐诗书，系卿等素习，不烦朕絮嘱了。”二李叩首而退。太子年逾弱冠，资禀聪明，相传母妃李氏，夜梦尝用裾承日，因此有娠。及产生后，左足指纹，成一天字。五六岁时，与诸王嬉戏，好作战阵，自称元帅。又尝登万岁殿，上升御座。太宗尝手抚儿

顶笑颜问道：“这是皇帝的宝座，儿愿做皇帝么？”太子即答道：“天命有归，孩儿亦不敢辞。”太宗暗暗称奇。既而就学受经，一览即能成诵。至是立为储贰，入居东宫。越二年三月，太宗寝疾，渐至弥留。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李昌龄、胡旦等谋立故楚王元佐。后令王继恩召吕端。端料有变故，佯邀继恩入书阁中，秘密与商。至继恩既入，他竟出户反键，将继恩锁置阁内，自己匆匆入宫，谒见皇后。后涕泣与语道：“宫车已宴驾了！”吕端也为泣下，即又问道：“太子何在？”后复道：“立嗣以长，方谓之顺，今将若何？”端收泪正色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怎敢再生异议？”后默然无语。端即嘱内侍迎太子，待太子到后，亲视大殓，即位柩前。越日，奉太子登福宁殿，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阶，不遽下拜，请侍臣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退降殿阶，率群臣拜呼万岁，是为真宗皇帝。尊母后李氏为皇太后，晋封弟越王元份为雍王，吴王元杰为兖王，徐国公元偓为彭城郡王，泾国公元偁为安定郡王，季弟元俨为曹国公，侄惟吉为武信军节度使。追复涪王廷美为秦王，追赠兄魏王德昭为太傅，岐王德芳为太保。复封兄元佐为楚王，加授同平章事，吕端为右仆射，李沆、李至并参知政事。册继妃郭氏为皇后。真宗元配潘美女，端拱元年病歿，继聘郭氏，系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二女。郭氏为后，元配潘氏，亦追给后号，谥庄怀。复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进上尊号为元德皇太后。葬先考大行皇帝于永熙陵，庙号太宗。以明年为咸平元年。总计太宗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五次，寿五十九年。小子有诗咏宋太宗道：

寸心未许乃兄知，虎步龙行饰外仪。